

漢書門  
類號函架冊  
六〇二一

內閣文庫  
漢書類  
函架冊號類  
八〇一  
九〇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21  
冊數 6 ( 4 )  
函號 286 128

0 1 2 3 4 5 6 7 8 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戰國策卷六

趙

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咸平章武河以北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襄子

簡子子補曰名無恤定王十六年戊子三晉滅智伯分其地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

補曰范氏士會之後荀林父將中行後因

以官為氏

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

國策

卷六

趙

任鑲畢  
情周折本  
由至相鈔

淺草文庫

9255

法高不盡  
尚矣有率  
易處

規韓人晉舊姓故魏亦有補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

人也好利而驚擊殺鳥也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

韓矣補曰姚云復劉作君其與之彼狃狃犬性驕也

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解之以兵然則韓可

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

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

勿與趙蔭魏人亦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

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

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

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蔡

趙地皋狼屬西河補曰恐名偶同漢志西趙襄子弗

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

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

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

夫董闕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

君澤趙臣繼安于者補曰大事記晉陽漢太原郡所

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一本尹澤大事記謂澤字

誤韓子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君

襄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

孫鐘自上  
以他國不  
縣形此以  
謂與形各  
不約

五

國表

卷六

二

郭案府庫

案按同行也

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

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

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磨之

苦蓋也楚荆也

以是為

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

堅則箇籥之勁不能過也

補曰箇音宥籥即籥見禹貢

君曰矢足

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

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

質礎也

請發而用之則有餘

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

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

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

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

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

謂將降

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

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

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

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

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

其然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

麤疏也正曰粗厲少仁愛

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

孫鑿曰天鍾在兩派

文曰奇

財力一作城力

孫鑿曰城乃字佳

又曰襄子三君作兩派

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

約三軍與之期夜日既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

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兵交使在其遇

智過過一作果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

將有變君曰何如君智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

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

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言親與必不欺也子釋之

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人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

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箸晉陽箸言附

三年矣且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予慎勿

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

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蔑韓補補曰恐康子之謀臣

曰段規二謚皆非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

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

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

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

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

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

孫鑪曰孟談

二主

又曰果然

又曰果然

又曰智過

又曰天生

秦攻而  
能言漢

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  
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襄子曰諾使張孟談

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

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左右襄子將卒犯

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

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

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

不沈者三板郟疵晉人補曰郟刺黎反謂智伯曰韓

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郟疵曰以其人事

知之矣補曰一本作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

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

板沈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

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補曰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

魏之君曰郟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

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元作三補曰姚家

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補曰愚下恐背信盟之約而爲

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

魏曰未

顯得

又曰意醒  
而勢流便

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而解於攻趙也解解今

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却

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

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視端畏之趨疾避之

恐疵要之與見智伯而辭屈也却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

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一本廟作廣是發五霸乃稱簡之

塗稱者舉其說也此士國地君之御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

御國地猶武安之類御則之塗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

主勢能制臣約者自斷之辭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

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

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損補曰一作捐功名去權勢以

離眾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

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眾服焉此先聖之所以

集國家安社稷乎補曰姚云劉改乎作也子何為然張孟談對

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

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有美而同必相疾臣主之權均

之補曰外紀之作而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國策

孫鑿曰又出此奇

又曰亦有感語

孫鑛曰此  
漢書其佳

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雖欲決去而猶

也一說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

下不使者不為國用何如對曰死同張孟談曰左司

馬失其名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

其行之行猶用也疑當作任補曰左司馬君曰子從

事乃許之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以張孟談此下著

也便厚以便名便安厚重也去權所以安納地釋事

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故曰賢人之行明

主之政也此美襄子耕三年韓魏齊楚元作燕補曰下文

必有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親今背之正曰上言

一誤字衍或上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

地趙氏分則多十城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而今諸

侯復來衍孰字今刪復來二字元誤在謀我補曰孰

為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君自

舍臣於廟授吏大夫授談之吏以為大臣試計之君

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長子之韓次子之

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

疑以為厚趙也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

孫鑛曰計

因



孫鑊曰

晉畢陽畢萬之後正曰無明據晉魏伯宗索士庇州犁得畢陽及樂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犁于荆讓乃其孫義烈有自來矣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

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

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補曰史漆其頭說苑

而灌襄子之首後敗智伯漆其首為飲器索隱云按

大宛傳匈奴以月氏王頭為飲器裴氏引韋昭云桀也晉灼曰虎子也皆非

桀所以盛酒非用飲者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

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

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

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扞鉞同集韻矛鐔謂

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

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

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補曰索隱

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滅鬚去眉自刑以變

其容為乞人而往補曰史乞其妻不識口狀貌不似

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

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

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

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

文曰節節  
至奇

鍾人傑曰  
讓漆身秦

散裘洎更  
之范睢荆

軻可謂也  
態其醜

人悽憤

孫鑊曰  
此問以發

下論其增  
濃色

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

義者無此矣補曰無字下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

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

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

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過橋下補曰一本伏所

過當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

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

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

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

中行氏范補補曰姚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

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

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于亦

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

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

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補曰故伏

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言有此心

及此望不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

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

孫鑛曰呼  
中衣盡出  
可敷語不  
可刪抹

也。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按

### 烈侯

襄子孫元年  
威烈王十八年癸酉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魏十七年趙侯將不許趙

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音罷則趙

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

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

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補曰：姚

知矣。利之也。又注劉無矣。字此本趙  
利又舉人姓名皆難解。疑有外誤。

### 肅侯

成侯子元年  
顯王二十年壬申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

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

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秦傳言肅侯  
令其弟成爲

相，號奉陽君。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外疏  
之也。游談

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禮婦人死  
日捐館舍

蓋亦通稱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

孫鑛曰文  
勢亦跌宕  
而稍繁

張榜曰蘇  
秦實其難

張儀為其  
勿太史公

兩人斷語  
極精

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

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

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趙敵而民

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

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苦言其力斷絕人

之交橫人蓋然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

以異補曰史作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謂從橫大

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

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

封內之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

實實如氈裘之類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危貴戚

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

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

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補曰正義云河外同華等地即此西

河之外也韓弱則効宜陽皆以地與秦宜陽効則上郡絕并州郡正

曰正義云上郡在同州西北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

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秦紀注亭名在灞陵則南陽

動修武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

封危史作封侯

國策

卷六

十一

朝秦下史有秦  
獨行之行字史

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  
踰漳據番吾

補曰正義云番音  
婆又音滿音盤

則兵必戰於邯鄲之

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

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

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

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

莫如趙

言秦於天下  
獨畏趙害已

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

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

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

傳之國都而止矣

傳附同止  
兵止於此

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

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

猶射  
中的

此臣之所

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

一夫有田百畝  
此未為唐侯時

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

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

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

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

機節

節節  
自

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

掩猶  
蔽

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

張榜  
厚

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

面而攻秦。秦補補曰一本復破必矣。今補補曰一本

西面云云姚云一無見破於秦四字。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

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

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

高臺榭補臺有水日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一本無察

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後有長

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卒粹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

日夜務以秦權恐喝。元作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

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

之門，故尊王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

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畔

秦。今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

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

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

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并州秦攻齊

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王莽傳注今京城

梁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慶州東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為子午道。

孫鑣目實  
經書  
計畫天下  
如博塞布  
子置路歷  
歷在前亦  
寄矣

詳此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莽所通者因秦也正曰索隱云當在趙東齊西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從一橫為道謂交道也

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

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

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

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

伐之六國從親以償秦償元作償無異義今並從前作償秦必不敢

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

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

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

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

以約諸侯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

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招其一蓋哭問其故

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

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猶事

分補曰吾所苦夫鐵鉅元作鉅然自入鉅言鐵之利若鉅則鐵鉅

也義不而出夫人者人謂木角自鐵言之為入今臣

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元作謂臣為鐵鉅者乎

張榜曰奇文又曰夫人者猶言也此之入于木之中如此之入即解木匠也以喻

讀人之居  
中離國者

武靈王

肅侯子元年顯王

四十四年丙申

齊破燕

子瞻之亂燕七年此十二年

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

無約而攻齊齊必讐趙

不約與國而獨攻齊故齊怨若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矣

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

齊破燕所謂地近趙趙以河東易之趙有

河北齊有河東

此二非郡

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

河東之地強齊

言齊得河東則益強

以燕以趙輔之

與之易地是助之也

天下憎之

憎其強

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

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

趙請伐齊而存燕

補曰大事記枚樂毅傳殺賢好去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

乃去趙適魏

殺嘗事趙也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惠使臣敢獻書

於大王御史

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而趙亦有言此者不斥王也補曰御史周官以中士下士

為之特小臣

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元

去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補曰一本

無山東字

敝邑恐懼備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

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

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

因畏趙而飾兵故

西舉巴蜀并



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正曰遷鼎之說大言之也守白馬之

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悁亦合怒之日久矣今寡

元作君有敝元作甲鈍兵軍於澠池澠池願渡河踰漳據

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然正殷紂

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

者恃蘇秦之計秦熒惑諸侯熒火光也猶眩以是為非以非

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

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

稱於東藩補曰一本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

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

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

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毆韓魏同

而軍於河外補曰正義云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曰

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

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元作為大王計莫如與秦

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

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

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官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

孫鏘曰無  
從被趙從  
維以共  
於強劫

張益曰  
為從盟主  
故儀以之  
與齊地黃

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

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

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趨趣而適聞

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

以事秦傳在楚韓齊後

其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三年又北之趙

冷向謂強國趙人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

秦市齊王閔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地韓欲存宜

陽必以路涉地端氏屬河賂趙秦王武欲得宜陽不

愛名寶寶之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且拘茂也且以

置公孫赫樗里疾茂不還秦則二人用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間居肥義趙相也餘並公族

王孫縹趙文趙造言文造無他據侍坐曰王慮世事

之變權甲兵之用權猶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補

姚云曾本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

明主之長錯猶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

事之教動而補補曰姚云一有明古先世之功先猶

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弟順通有補民益主

慮之最佳

孫鑿曰粹  
多而意寡  
頗似瓊語  
連珠  
又曰平排  
四句便住

又曰兩

事

唐順之曰

武靈胡服

即漢高湯

冠之意

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

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正曰正義云卒盡也愚謂

猶言與弱為敵敵弱者謂胡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

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

之累不與俗同俗所遺也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所謂黎元

懼焉補曰一本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

議寡人矣補曰正義云胡服今時服廢除裘裳也○姚云曾本改矣字作奈何肥義曰

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

定言自定於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

於浴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不用兵而舞于羽欲以服

人亦異於俗正曰舜羽非為服苗苗格而禹袒入裸

非因舞羽舞修德教苗至適當其時而禹袒入裸

國非中國之禮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

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

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

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

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元作服補曰姚本作中山地史同依服字則句

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

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

孫緹自語

火事四層

中山

中山

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

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

國有常，而制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今行為上，故明德

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信，伸同。所謂行法自近始。正曰：信如字，言必行於貴。

者。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

所止。止，猶至。補曰：姚云：曾本改。互出止字，愚按此據史文。事成功立，然後德可

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補曰：叔字疑衍。以輔公叔之

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

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

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

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

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

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

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

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補曰：自中國者至此似周官大司徒

文。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

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

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

孫鑠自注  
語八層

又曰此段  
論得頗真  
度

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

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

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補曰索隱云錯臂亦文身謂其丹青錯

畫其臂孔衍作右臂謂右祖其臂也愚謂既言文身

則畫臂為複恐後說是錯或祖字訛姚云劉無錯臂

字一作扞面吳世家斷髮文身應劭注常在水中故

以象龍子不見傷害語本說苑被字姚云三本作

被史既越之民也即漢東甌閩粵補曰漢東甌閩中地輿地志交趾周為駱越秦為西

甌索隱云今珠厓儋耳謂之甌人是有甌越文選三

越注吳越南越閩越東甌即閩越駱越甌人即南越

也黑齒雕題史注以草染齒為黑雕題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鯁冠秣縫大鯁

鮎以其皮為冠秣綦鍼也言女工之拙大犬戎之國也

補曰秣即鉢字通借時補反鯁大計反

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

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

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

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

賢不能同窮鄉多異異異俗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言各

不知其異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

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

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涇水西有漳水漳名薄洛津後志安定烏枝谷名補曰淮南子嶢山崩而

薄洛之水涸注謂薄洛在馮翊臨晉今按本文與齊

武靈胡服  
其所明言  
以此代謂  
謂在趙東與齊中山同之恐皆非此所指未詳

國策

卷六

二十一

中山胡

林樓煩

胡服西北

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括地志云東胡漢初冒頓滅之餘保烏丸山因號烏丸又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蘭等趙邊邑也秦隔河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趙國境也

原直襄秦

不幸而詐

為使者入

尹為秦所

唐榮然因

而招胡地

遠近引

之國於以

長驅秦中

未可知也

孫鑛曰就

實論

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

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補曰正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後為

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括地志云東胡漢初冒頓滅之餘保烏丸山因號烏丸又曰林胡樓煩即嵐勝

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蘭等趙邊邑也秦隔河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趙國境也

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

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元作秦

韓之邊言參錯居其邊地正曰參史作三因音而訛也據上文則參當作東字訛且昔者

簡圭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遠略而襄主兼戎取

代以懷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

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累繫同引水圍鄣屬常山鄣光武即位於

此改非社稷之神靈即鄙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

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

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

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

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補曰一本

聞作問與下文同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

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

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

季子字

作卿

國史

卷六

三

無隱忠君無蔽言

蔽猶伏

國之祿也

祿猶福

臣雖愚願竭

其忠王曰慮無變擾

言能定慮則不亂於物

忠無過罪

過者罪之小者

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

當猶順

古之道也衣服有

裳禮之制也循

元作修補曰姚云一作循禮商君傳正作循朱子韓文考異著方氏說云

唐人書修近循楚辭亦有誤者則此字古已混矣此下文兩有循法字為循無疑

法無愆民

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

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

世俗之間

言其所言不能出俗

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

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

若今胡服自我始也

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

行於下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

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眾不足與

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

動循法無私

不敢用私意

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

有所聞則改前之為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

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

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

賤謂輕國

犯姦者身死賤國者

族宗

族滅其宗

有元作反

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

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

補曰一本

讓作諱

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

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

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據猶慮

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喻其省便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

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

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

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

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

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

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

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禮施於世

補曰宜從商君傳作治世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

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

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鄒屬魯國

言二國雖無奇服不無奇行正曰趙造言服奇者志

淫俗辟者亂民涖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

夷之行故此舉其言而詰之按索隱云鄒魯好長纓

未足多矣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

豈無奇行哉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

則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季札大夫種之屬哉今欲

孫鑄曰層語入層

首題

肥而強魂

孝之夏胡服而弱然

宜為此不為彼也君

子謂武靈不兼強

禮儀曰兩奇字俱是

奇和之奇

鮑註是鄒魯應循禮

未足多矣

應應反古

未可非



略改云方俗僻陋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川處山谷三字

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

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此謂進退以下補曰史進

退之節衣服之制無與俗流言其賢與變俱諺

兩謂字接下文為是

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

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

子其勿友也趙記十九年有無二趙諫詞彪請拓地

郤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其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

至立周紹為傳曰寡人始行補曰縣過番吾當子為

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不謂能騎乘者禮皆道子之

孝故寡人問子以壁問以禮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

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

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危

有危苦之節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久而不渝

曰危高峻也元作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行

去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言而佚元作而

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故寡人欲子之胡

服以傳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

易不若彼

之鍊

歐大任曰

上下三策

前一事看

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傳

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

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素位而行不為威嚴所移重

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快謂和於下而不

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隱自匿也中謂情實此疑

與趙造諫本一說補曰不謁一作不竭中一作忠即趙造語臣之罪也傳命僕官

傳附同比也僕猶辱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

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補胡服雖

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

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

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溺苦皆勞也勞於學以無導之

者故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先明其高

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補

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禹寡人

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補曰淮南子云趙武

靈王貝帶鵝鵠而朝此以貝作具漢書儀注以貝飾帶黃金

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鵝鵠貝帶注以貝飾帶師比正曰漢書黃金犀比師古云胡帶以傳王子補

大事記書趙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傳王子解題云惠后吳娃也娃方死憐其子而將立之廢長立少之意

已見於此而其論傳時有古之遠言焉  
謂命胡服而誦古之遺言豈其然乎

趙燕後胡服服後王今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

微諫而不諱謹也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

以為各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

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及親以為行慈父不子

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惠猶慈寡人胡服子獨弗服

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政胡服之政以逆主為高行

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燕公族也故稱親正曰親身犯

之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前

日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更猶反

也言已宜服刑王反不刑而教王之惠也臣敬循衣

服以待令甲令善也補曰施以

王破原陽屬雲以為騎邑於此牛贊趙人進諫曰國

有固籍固言不變籍猶令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

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

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便其用者此言本易

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

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

孫鑛曰亦  
是語

孫鑛曰  
是語

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

今異利遠近易用易入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

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時猶俗也視俗而制兵而不

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

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後攻胡而用趙兵

化之運人事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

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交猶

城境封之築城境上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

遠也今重甲循兵趙甲重不若新甲之輕循言其因

行不可以踰險不若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

來朝此言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

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

聽令乎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

古今所遺正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

千里補曰胡中一本榆中世家二十年王西略胡地

至榆中正義云勝州所治榆林○大事記謂賜

周紹胡服衣冠貝帶黃金師比此胡服也又引水經

注竹書紀年即鄆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貂服即

胡服之事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改胡服以金璫飾前

前搖貂尾為貴職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額

後代效之亦曰惠文漢曰武弁曰衣冠武官冠之侍

唐順之曰  
太行山有  
九徑此第  
五徑在趙  
五徑徑同

名鷓鷯冠愚謂貂服者此類也今之靴亦武靈所製云○一本標春秋後語云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武宮乃召肥義與議天下事五日而畢遂北略中山登黃華之上注云黃華山名也戰國策云武靈王游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今按史十六年游大陵夢處女十九年大朝信武宮召肥義議事略中山至房子之代地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先後不同所載戰國策云云者今缺姑記以俟廣

聞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

楚威十一年魏敗我陘山時武靈未立懷二十八年秦齊

韓魏攻楚殺唐昧此三十五年明豈昧之訛邪

楚王懼令昭應秦太子以委

和於薛公

懷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

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

宋之交令仇赫

元作郝

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

元作

趙宋

楚與二國合

齊之和卒敗

楚得二國之機故不與齊和

趙使仇

元作机下同史作仇液

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

齊人郝客正曰

無據史作宋公索

謂仇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秦時

已相

公不若陰辭樓子

辭告之也

請無急秦王

昭王言為緩故請之

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言也

公謂

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固德公矣

樓侯傳有云秦

昭七年此二十六年補曰史趙人樓緩來相秦數不利乃使仇液云云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

魏冉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

孫鑄曰簡以德樓子事成卒字元脫以史補孫鑄曰不用六字乃又曰誤字

所明也。補曰明下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

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補曰

有者善也。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言

橫秦之路以合三晉正曰山東六國不能易其合秦之道以合兵弱也弱而不能相

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

虎將即禽。走獸總名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補曰

音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鬪矣

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鬪兩敝而歸

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

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忘。元作七補曰姚

云劉本作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相合也。合合楚也楚強晉弱

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矣今攻楚休而復之。休罷兵復復攻已

五年矣。先是秦取漢中取召陵又敗之重丘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懷

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楚懷三十年秦

昭云然此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

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補元作有謀故發。殺

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趙攻燕而離三晉韓魏時不合秦

善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

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

趙美秦反地餌燕之說故不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補

一本作而西走割地挈而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

移於梁矣禍兵禍安言其不勞以秦之強有楚韓之

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

案環中趙矣案安同故荀卿書文用案字此言秦視

於字可也正口姚本案標於趙愚以標即移字訛當

作移於鮑本說是補曰姚注引荀子上不能好其人

下不能隆禮安將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云云

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

年問作焉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

或方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三國地之

割必深矣秦割國之舉此國謂趙臣之所為來臣故

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

堅其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

必怒而循攻楚循前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

楚王入秦秦補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

恐其即多割楚以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

王之熟計之也急重言急以促之補曰一本無趙王

因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元作韓梁之西元作

孫臏曰單  
用急字  
緊亦是法  
今人口語

因毋如此

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所為為楚為來

孫臏曰文

去聲富丁趙人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

多妙地

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趙人為富丁謂主

父曰不如以順齊齊木欲伐秦今順之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

必合而攻韓魏無齊之難因得取其鄰也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

伐秦上言順齊伐秦此又言齊不欲伐者前時秦楚未合今合故也必以趙為辭趙以

不順齊伐秦告二國則不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

西不伐秦韓必聽秦違齊畏秦違齊而親秦親兵必歸

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

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言昔樓緩坐魏時欲離齊魏坐

言有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本親宜與之伐秦今我順而

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罷疲趙必為天下重國主

父曰我與三國攻秦韓魏齊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

三國而告之以未講元作備中山也此言可以少出

年趙破中山未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

使趙與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元作饒中山而取地

也饒猶益也以三國欲和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

我故益得取地於中山

張榜曰以

趙未與中

山講和趙

三言自為備

與三國伐

秦

張榜曰以

趙未與中

山講和趙

三言自為備

與三國伐

秦



孫鍾自選  
調鈔

張栻曰  
下更曲折

章

國策

卷六

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

孤字剛中山必之我。之猶去補曰一已亡中山而以

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補曰中山說見齊策此策當有上  
章之前多誤字。○為當之為去聲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今魏  
欲因以合秦趙不聽故趙恐

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文時合  
齊魏教子欬。或者教之謂  
欬趙人

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合秦故  
言橫故欲效地於魏而聽

薛公公不如今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

最以天下厚秦者也。合相魏魏秦必虛矣。厚秦而舍  
之相魏秦

必惡之故二國不  
合虛言其不合也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正

曰聽是輕齊也。齊亦重最故正曰最於齊厚語見周  
策魏用齊所厚以為相是輕齊也

秦魏雖勁無秦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 惠文王

武靈王子元年補曰名  
子何赧王十七年癸亥

三國攻秦。魏哀二十一年與齊韓  
共攻秦此元年正曰襄趙攻中山取扶柳

屬信都補曰漢志其地  
有扶澤澤中多柳故名五年以擅呼沱。擅言固  
有之齊人

戎郭宋突。雖齊人  
而倍齊謂仇赫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

元作空武  
后時字耳中山案此言於齊。案猶  
曰四國趙與將假

國策

卷六

三

四

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

地缺蓋章子以齊軍守此

齊聞此必効鼓

莒鼓里是也濟南又有二鼓

腹擊

他國人仕趙

為室而鉅荆敢

楚人仕趙

言之主謂腹子曰

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

室小而帑不衆

帑金幣所藏正曰帑帑通詩注子孫也金幣與衆義不協

主雖信

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將

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此曰主曰主君主父故在也然則上章五當作

三正曰齊侯使高張言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功

魏策魯侯擇言稱主君之尊云云蓋三晉以大夫為始侯故猶仍之趙稱襄主簡主是也策後亦多稱主

武靈自稱主父與稱主者不同此策時不可考鮑侯置於惠文時故為之說又齊韓魏攻秦在惠文元年

滅中山在三年大事記從世家以年表為誤應考中山亡實在前見齊策主父死在四年上章五年自府

所指初不與此相涉安得以此改彼文也

蘇子

元作秦下同

說李兌曰維陽乘軒車蘇秦

補曰一本乘軒里既

曰乘軒車而下又云無罷車駑馬則此作里字為是河南志洛陽城東御道北孝義里西北隅有蘇秦冢

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

罷疲同猶敝也車勞則敝

桑輪蓬篚羸

元作

羸騰負書擔囊

補曰姚本負擔囊

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

元作

漳足重繭

繭足也

日百而舍

日行百里乃就舍

造外闕願見於

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

唐順之曰  
起便奇崛

孫鑿口事  
同而造文  
不若說盡  
李君者

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郭門後至不藉席無所得藉謂借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補曰叢見秦策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因木為類也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補曰姚云曾去者字愚謂有者字勝語使我逢疾風淋雨壞阻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

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兌厚而用之正曰用財費也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覽冥訓注

隋侯和氏之璧下和所獻楚文王者補曰趙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李兌

所送黑貂之裘黃金百鎰元作斤蘇子得以爲用西入

於秦補曰蘇秦之死在慎靚王四年去主父見殺時遠甚此策言殺主父事非秦明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屬清河卽下東武城此當曰文奔薛後孟嘗君

釋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

馳之借車與衣固將馳且被也今借衣者被之哉補曰云然蓋常常馳被而弗愛也

被姚叶音披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

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

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

願大夫之往也母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玉悟而

知文訾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謹使之遣吏謹使之遣吏

可全而歸之正曰謹使屬下句使如字補曰一本標御覽發作廢謹作作

齊欲攻宋閔三十八年此三十八年秦令起質人姓名禁之

齊乃援元作趙以伐宋以趙自助補曰齊欲攻宋乃收趙以助已實未伐也故趙

李兌合五國以伐秦大事記梁王二十九秦王昭怒

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韓趙魏燕齊也史不書獨趙策見之補曰

大事記書楚齊趙韓魏按魏策五國約而攻秦楚王

爲從長不能敗秦兵罷而留成阜與此李兌約五國

攻秦無功留天下兵於成阜相合史謂兌無功留天

雖主謀楚猶以大國爲從長據此故也

國策

張榜益  
淺而愈入  
入情使人  
暢然皆

孫鑿曰  
字多  
又曰文極  
縱逸

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元從才從構補曰姚云曾作講大事記同以下有已講字

故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怨解秦而取封焉

之封非封地正曰魏王昭不說之齊人愚謂之齊上有缺文當是

人姓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

今之攻秦也為趙也本作秦屬五國伐趙此設辭也

伐秦今乃與秦講若怨於趙故趙必亡矣齊逐李兌講秦背齊不伐宋者

也兌也正曰姚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

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謂之於秦已講則

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

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成屬涿郡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武

城正曰陰成鮑負蒿地葛孽元作薛趙記注在馬丘注皆非魏地

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內姑密密

同封其子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正曰陰作陶宋地

比然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如王言如今若用所

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

無人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

之前虛國謂悉出兵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

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

國策

卷六

三

孫臏曰但據事實說更不緣節而文勢絕

是戰國正本色文字

又曰章法

張榜曰文甚沉著

國策

卷六

三

劉三後記  
如齊江初  
勇

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補曰一本齊甲

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元作眠從韓處於

趙眠下皆齊人去齊者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珉處趙意別有謂以

其在趙疑疑齊親趙因私於今王又挾故

薛公以為相史稱文去齊如魏在閔王三十八年後

去齊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皆齊人之

王顧元作固可以及疑於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於是

魏王聽此言也甚誦此下此士自陳其說魏之效其

欲事王齊也也甚循其怨於趙言其事齊比於怨趙則

作修則當屬上文思謂以其循何文勢順臣願王之

亟元作日聞魏與魏相聞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

於趙推猶移怨魏怨願王之陰重元作日趙而無使秦之見王

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

之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

無敢與趙治治猶校三國事趙補曰姚趙從親以合於

秦必為王高矣言趙居臣故欲王之徧切天下而皆

私甘之也私則所謂無便見也甘言說之補曰徧王

使臣以韓魏與燕切趙使丹也甘之丹願皆以趙切

張榜曰言  
如刺蛋機  
如用注  
孫鑄曰甘  
之當是甘  
心願之

韓魏此下皆且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

之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

自以見偏於秦也秦於天下有偏而已不如齊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此章亦可為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補曰姚本楚作陰齊因欲與趙趙不

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

謂齊王閔曰正曰下李兌二字必誤下云使公孫衍

也其下豈得為兌言乎又後有臣之所以堅三晉以

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不以毀秦為齊之利欲以使

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

以欲足下之速歸亦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

皆有死心太子為王及走史不書太子為王矣而走必王之無逐之故太子之人以死報之

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

也已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蘇秦從時已言奉陽死豈或襲

稱如馬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

服者乎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近秦燕楚僻

元作中山之地薄補曰時中山已滅此言其故地爾莫如於陰失今

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元

國

不欲伐宋  
所謂趙不  
聽也今但  
取乃謂齊  
王四字置  
李兌上可  
通

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元作

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言奉陽欲得陰以大其封而齊待之未有異數不可臣

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

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許之而未循有燕以臨之

循言與燕願臨猶制也而臣待忠之封待猶將忠猶

不徒甘之必或制之封而臣實之正日勸之定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

封故曰臣且將忠之以封地効於襄安君蓋趙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

之時也言有齊又得宋王日兩地言齊與趙可足下

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與國趙

陽襄安不敢望封正日上言兩得足下以此資臣也

臣循燕觀趙觀言其事則足下擊潰而决天下矣潰潰

蓋喻其制天下之易也决猶制正日潰壞也此喻宋

擊潰壞之宋而决制天下矣補曰公孫衍為秦相而

逐在秦武王四年武靈王之十九年也後為魏所殺

雖不知何年然去李兌合從時已遠此公孫衍恐非

犀首也考之秦策亦有宋罪重此百世之一時已數

語彼以為穰侯之言亦此時事也說見後○為足為

君之為去聲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

而封地不定不可不孰圖也秦之貪韓魏危燕元作

楚僻元作正蓋僻匹聲近匹又訛中山之地薄宋罪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孫鍾曰平力亦儘雄助是戰國本色深姿態不其橫濫耳

鍾人傑曰此言齊不得志則趙不敢望

孫鍾曰車

國策

卷六

三八

四十五



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

也 補曰趙策說奉陽君取陰之辭自宋罪重以下至百世之一時也凡兩見而秦策亦有之以為謂穰

侯趙策又曰魏冉必如君之有陰按陰即陶宋地冉所封也秦紀昭王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十

六年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為諸侯冉傳云免樓緩而魏冉相冉謝病免以壽燭為相燭免復相冉乃封於穰後

益封陶號曰穰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元從才從於秦楚

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閔曰臣已為足

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爭一作事

爭先秦必據宋魏冉必如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

如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

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

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趙非不可

而不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今助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國為一也不懼秦矣若不得

已而必講據此時趙可以無講故云正曰不得已而必講非可以無講也疑此句已字誤上句

得陰而講此句當云則願五國復堅約洞代秦也先

不得陰而必講乃順則願五國復堅約代後講則不

示五國願得趙時趙足以雄飛雄者眾與韓氏

大吏東勉元作齊王必無名名字託禁珉也元作岷

使韓珉處趙有秦私也今五國約講秦使臣守約若

孫鏡曰文以實消勝亦是戰國本色

與國

秦本非與今講必使之如與也正曰與國言五國也故云有倍約者則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

秦侵敗約則五國復堅擯之

有倍約者

倍並音昔

以四國攻之無倍約

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擯

元作

之今韓魏與齊相

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

此因舊

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

秦非復合也必有齟

元作踦下同

重者矣

角一俯一仰曰齟言有一重

後合與齟重者皆非趙之利也

補曰後合即上復合

且天下散

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

天下

自為秦用趙無所用之也

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

補曰

爭秦一本此皆作事秦

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

昭受負海

之國

山東皆負海正曰三晉非負海也恐負字因下文衍

合負親之交

天下而親

秦矣已而負之今復合之

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

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

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

此皆

其國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納之正曰韓珉非齊人

復合衍

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今相懷因

使合之正曰公孫衍非屏首說見前

交兩王

秦魏正曰上言齊韓魏此兩王魏燕趙也王賁

韓陀之曹

正曰曹輩也下有皆字文勢宜然皆起而

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

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

此三皆強

國皆用天  
一爭秦矣  
起亦是一  
格

孫鏡曰此  
以有兩秦  
有九計

國自

以據魏

據猶臨之

而求安邑

秦求之

是秦之一舉也秦

行是計齊起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

此倍益也補曰

姚本倍作信

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

已安邑矣

過猶勝也言秦行此策不論其他止得安邑已勝於趙矣補曰已以通言秦之勝趙

以得魏之安邑按魏獻安邑在赧王二十九年大事記書於五國伐秦之前據此策則代秦後事也○此

下姚本復有是秦之一舉也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

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

珉而攻魏

伐齊得之則珉為用正曰前言內韓珉於齊者謀如此也珉自善於秦者前時魏疑

其有秦私必不合於魏故使之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

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

之初

秦因收楚而攻魏

勢不得解故得以此時收攻二國

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

而塞女戟

地缺正曰女戟地名在太行西

韓之太原絕

補曰太原正義以為太行

當是說見燕策

下軹

元作

道南陽而

元作

伐魏絕韓包二周

即趙自消爍矣國燥於秦

燥猶

兵分於齊非趙之利

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

攻齊國破財

元作

屈

三晉破

而兵東分於齊

兵分謂魏正曰

謂三晉

秦按兵攻魏取安邑

此與上始用兵而攻收同

是秦之一舉

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

按謂

是以攻齊之以已故

國策

卷六

三

四

救之而

補兩字正曰無救字

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

西合

言趙若不以兵救魏則韓魏不支不免合於秦

國在謀之中

在秦謀中而君

有終身不得陰五矣

有猶

天下爭秦秦案為義存亡

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

勝中山之

後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

此時宋小弱言趙失中山聽命於秦與宋

也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

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補曰蘇代為燕反間

勸齊伐宋將以敝齊其勸趙之共攻者恐趙之合秦而齊秦方惡爾然趙卒不合齊伐宋者害齊之驕而

止歟抑別有故也按燕策蘇代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及齊惡趙令齊絕趙趙又代謂燕昭王

以破齊殆以此歟○大事記齊潛王與魏楚滅宋三

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考之史年表齊魏世家皆止言齊滅宋獨宋世家稱

與楚魏伐宋三分其地此大事記所據也按蘇代說燕之辭曰齊王南攻楚西困秦又以其餘兵舉五千

乘之勁宋謂秦之辭曰攻宋所以為子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西事秦使當時齊與楚魏合其言

豈若是乎史稱齊既滅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是其乘滅宋之強併奪楚魏地而謂與之分宋地豈

其實哉樂毅勸燕昭王約趙楚魏伐齊其言曰王若欲攻齊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

年表燕破齊之年書楚趙取齊淮北大事記因之按此言則楚魏分地當是樂毅破齊後事宋世家之記

得邪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

元作為補曰

齊上書說趙

國策

卷六

三

孫鑿曰此

此語與

即意若不

是戰國文

之傷

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

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

雨時農夫登穀熟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

惡心不安也以其無以今足下功力謂戰非數痛加

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補曰曾恐即

作非素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

深於韓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

不疑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

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趙

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遂以為愛已也補曰秦兩

作齊則不順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

愛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恐天下

之驚覺故微伐補補曰微下有缺文史韓以貳之貳

疑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

空韓如上文則伐韓非秦急也此言實伐者韓之

故終伐之其伐之亦欲以吞周而臣竊觀其圖之也

非愛趙也正曰實欲伐空虛之韓

議秦以謀計議以為秦計也出於是且夫說士

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晉國謂是元作韓未

窮而禍及於趙三晉唇齒之國故韓亡則魏滅且物

又曰從史  
存微其

孫鍾意

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

久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

中山正曰大事記中山特魏楚魏久連兵中山失助

而亡今詳此言亦失考年表武靈王二十五年攻中

山而秦韓魏齊擊楚今燕盡韓之河南盡言得其地

敗唐昧亦此時也補曰盡韓之

河史作燕盡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冀三百里

齊之北地言近趙距於打關至於榆中補曰

自此皆言近趙距於打關至於榆中補曰

距於云云史作秦之上郡近打關至於榆中千五百

里榆中上郡見前自上郡至榆中則千五百里為是

楚有打關說見前策大事記云打者打敵之打非關

名也此趙打敵之關非獨楚有之趙之打關陸地之

關楚之打關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國謂邦

屬而壤挈者挈言取之易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

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

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屬鴈門補曰括地志云

非王之有也今踰元作勾注禁常山而守守猶三百

里通於唐曲遇元作此代馬胡駒不東補曰胡駒史

云胡地野犬而崑山之玉後志金城臨羌有崑山正

似狐而小爾雅崑崙虛之粿琳琅玕李斯傳崑山之玉正義云

崑岡在于闐國東北出玉按武帝以干闥山出玉故

曰崑崙崑崙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

強秦與元作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

國策

遇元作吾  
當改作逆  
曲逆音去  
顛一本止  
作虜

卷六

四

齊楚魏韓燕補曰姚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

地著之盤盂取太公為武王作盤盂之銘補曰言其目見而不忘屬之讐作讐

酬酢同言其相屬五國之兵有日矣齊韓乃西師以

禁秦國禁閉拒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言令其國素服者兵敗以喪禮自居

也史反溫軹元作枳並屬河內今省之高平於魏高平屬臨淮安

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言臨淮者繆

三公什清於趙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有三封

口當屯留之道則什近屯留後志中牟注此王之明

知也夫齊韓事趙宜為上交以其有志今乃以邸罪

取伐邸抵同坐也正曰姚本作抵當也臣恐其後事王不敢曰必也

言不敢必其再事王也今王收齊補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韓齊

補危社稷以事王補曰姚云危曾作抱天下必重王然則齊韓

義王以天下就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屈下至齊韓慕

王以天下收之就之上也故收言下正曰是一世之

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

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趙惠文十六年有正曰史趙世家惠文十五年燕昭王與

趙韓魏秦共擊齊齊敗走燕獨深入取臨淄十六年

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云

云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大事記是時齊地皆入

燕獨言即墨僅存蘇厲之書皆不及之恐非此時事

孫鑠曰韓慕亦當從為是

國策

卷六

四九二

按策多為韓言乃趙藉擊韓而厲為韓止之者其間事實皆明指韓而首云伐齊為齊殊不合夾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為齊抑馬遷之所改歟然趙伐韓事亦不知在何時其文及地名亦多舛異不同強為之說鮑專據史文輒改大不然也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補曰音吾為質於秦而

請內焦弘農郡有焦城正曰大事記據此黎東郡有黎黎即黎

陽牛狐之城地缺以易藺離石祁於秦元作趙背秦不

予焦黎牛狐秦王昭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

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

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不及先王

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

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秦王大

怒令衛胡易史無易字補曰秦紀中更胡傷說見後伐趙攻闕與後志上黨

渥有趙奢將救之二十九年破闕與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

安邑以挾秦挾牽制之正秦敗於闕與反攻魏幾魏將

正曰幾邑名廉頗救幾大敗秦師補曰按西周策蘇厲謂周君曰敗韓

音機一音祁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晉白起則此舉皆起

將也按顯王四十一年秦敗趙拔趙藺取離石赧王

二年秦拔趙藺虜趙莊藺弓而此言取二城在伊闕

戰後史載於赧王三十二年豈戰國地理不常後復

屬趙而今為秦所拔乎赧之三十四年當惠文十八

年前一年秦拔我兩城是年秦拔我石城豈即此三

錄錄目全  
氏

國策  
卷六  
四七  
五



邑而石城卽離石邪末言戰闕與攻幾事皆因此按  
史趙奢敗秦闕與在惠文二十九年廉頗攻幾在惠  
文二十三年今策戰闕與而後攻幾前後不同夫事  
記謂幾本屬齊廉頗取之自是遂屬趙秦師旣爲趙  
奢所敗師還因擊幾故下文稱救幾也又按秦紀中  
更胡傷攻趙闕與在趙奢破秦次年表秦擊我闕  
與賊不叛是再攻闕與也與策亦異  
大事記從史書之而不辨當詳之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同鄭人鄭在趙之南

博士辯博之士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

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

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補曰故爲反辭也鄭同因撫手仰

天而笑之曰撫摩也兵固天下之徂喜也徂獲屬而狡黠言兵家如

之而可喜正曰徂猶楊雄所謂徂許也言此固詐者之所喜臣故意大王不好也

補曰故固通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昔昭王亦曰寡人不

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

愛也今王旣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

稷之血食乎王曰然此下同對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下

一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

之斷荆成荆范唯傳注古勇士慶卿古字通汎應訓荆有飲非斬蛟孔子聞之博物志以爲荆軻非

也又或成荆慶忌二人說林訓曰王子慶忌足躡鹿手搏兕虎補曰吳越春秋慶忌吳王僚子外

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一宿二夕夕初夜人必危之矣今有

孫鑣曰快

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  
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禦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  
兵鄰國待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伏猶隱也將出使恐王疑之於  
辭日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已

也正曰伏事句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  
隱秘之事也

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

王不聞公子牟夷宋公之於宋乎非肉不食言其貴  
莊十年

注肉食文張他國善宋宋王惡公子牟夷宋元作寅

然之補之字言牟夷之親而文張以遊客能使  
宋聽其說况已乎正曰寅然上下有缺誤今臣

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

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

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補曰中年趙邑也  
見前策趙敗長平

後欲割地構秦樓緩自秦來趙王與之計云云此  
章皆不可考以中牟反入梁或者祕謀之事歟

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此言姦人  
不可盡信

燕封宋人榮蚩補曰蚩  
符分反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

割濟東三城合元作令  
下同盧屬秦高唐屬平平原陵地

城市邑五十七平原  
青州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

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

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補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

此夫夫辭也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

敵國者也此取之彼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

將之國奚無人甚哉補曰一本此作甚也應上且君

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

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

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

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

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

齊之於燕也如肝涉血之仇耶謂即累其於奢也不

然奢於燕之仇正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使安

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

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

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杜猶

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

羽毛裯敝羽毛謂箭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習

玩其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

元作軍也懸釜而炊補曰未詳恐上下文有缺誤懸

徑據自腹

閉深云勢

甚流便氣

其逆

又曰金不

飾

夏

卷六

五

有水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隱元年注方丈果

如馬服之言也彪謂馬服之請將自知明也其策安

趙以奪齊之霸人之情也此言若易聽而不見聽孰謂平原君智乎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元作都平按史單

三言平都今從之又按孝成元年單將趙師攻燕二

年為相蓋相平都而將之實自惠文王至孝成乃攻燕

復相也正曰史趙世家惠文王三十三年卒孝成王

平君是仍齊相之稱都平即安平也故大事記俱作

安平君魏策長平之役平都君云云不言是田單也

惠文三十年正趙奢破秦軍闕與後一問趙奢曰吾

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眾

用眾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賃所稅於民者不可給也

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

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

十萬之眾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

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喻時勢

夫吳干之劍吳王使干將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

盤匱匱盂注銅器引策文薄之柱上而擊之薄猶

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質以石則碎為百今

月

卷六

五

移鑿百兩  
喻絕妙而  
交更特快  
逸之甚

鍾人保曰言劍雖利然薄之於柱質之於石而擊之則不且夫

不入無脾之薄脾近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鈎竿

元作竿鈎鈎頭鏢竿與梓同集韻柄也下同鐔蒙須之便鐔珥鼻也蒙須疑為劍繩猶劍

則未久而手斷君無十萬補曰恐即二十萬之衆而

為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

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城雖大無過三百

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集兵三萬時團集

非鳥合也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

七不補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

巴言以三萬拒數十萬必敗亡也齊嘗為燕昭所破

五年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

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此言雖衆猶不並今者齊韓

相方方猶比而國圍攻焉兩國或豈有敢曰我其以

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

索三萬之衆索猶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言城大

不處城之一角豈能合圍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君將以此

孫鑠曰

悉明盡

又曰更

非鳥

何之平都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至猶極也言慮不及此

孝成王

惠文王子元年補曰名丹赧王五十年丙申

趙太后

惠文王威后

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

曰必以長安為質

長安孝成母弟

兵乃出太后下脅大臣強

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

唾其面左師

官名也

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

徐趨至而自謝曰

補曰觸讐姚云一本無言字史亦作龍願見太后姚本復有太后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

見宜得罪今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

郤猶同以病足因恐后

不能前亦自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補曰望見

太后姚本復有曰日食欲得無衰乎曰恃輦耳

補曰

同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

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

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奇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

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屍祝之服所謂絃服又蕭望之傳注朝時皆著皂衣增額黑衣

也補服以下文衛王宮推之戎服是以衛王宮沒死以

聞沒者沉溺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

補曰沒史作味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

孫鑄曰法張榜曰委蛇曲折淋漓痛快

孫鑄曰委曲詳至

又曰史龍下亦有言

波誤為

二

孫鑄曰叙起於淡語

絕妙大有雅致沖味

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

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

而有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媼女老稱后太

甚焉標媼一本作太后太后稱媼非也賢於長安君曰君

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

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

也念且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

必勿使反失意於燕乃反爾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

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

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微猶

趙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

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

孫補曰一作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

被重器多也重器謂名位金玉正今媼尊長安之位

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

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

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

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

孫鑿貝

又曰文淺

而淨盡

言更無

故作綠飾

張榜目文

與所至雲

飛泉湧

孫鑿貝

載痛矣

張榜曰陸  
深自既列  
左師之言  
又載子義

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之論亦一  
例也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即秦惠七年五國攻函谷事函

殺地近故云補曰按趙世家孝成二年受韓上黨長平之敗在七年秦惠七年五國攻秦至孝成二年凡五十四年秦惠十三年敗楚藍田距此四十九年又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共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曰距孝成二年為三十五年稍近然遠引前事者祇欲言韓之不可不伐耳年表破長平在孝成六年與世

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展轉猶反覆日者秦楚戰於藍田

秦惠文後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

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

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地必懼懼則可以不戰

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萬臨滎陽一軍臨太行

韓補補曰姚本有此字恐使陽城君疑當作成陽秦昭十七年入朝者也入謝於

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

元作難字書無此字下黈字同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

令韓興兵恐守不效地故以上黨人和於秦使陽言之太

守太守其効之補曰索隱云漢景時始稱太守太者衍字愚按史文止一稱太守故索隱



云然此策凡五言之決非行當時已有此稱矣斬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挈瓶

之智之不失守器所守之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器謂瓶

子其亦元作猜焉嫌其不臣請悉發發守以應秦正

守兵孫鑄曰亦若不能卒言戰敗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其正其左

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皆法

斬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

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

之邑七十補曰史作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才財

趙王喜召平陽君元作平原若果平原原史作平陽君趙約是也

當作陽補曰原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

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

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故得利聖王曰

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

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

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

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

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缺因其水

水漕通糧秦於渭為漕正曰牛耕積穀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上流

張榜曰甚  
券明

孫鑄曰透

孫鑄曰亦  
首至此語  
頗似左氏

孫鑄曰亦  
其正其左

國策

卷六

五

者上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

萬之眾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

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

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

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補此

二字補曰史此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

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補太守有詔補曰詔告也

使臣勝有詔秦人語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

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

亭垂涕而免元作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

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

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食封不義三也辭封而

入韓補曰漢書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謂韓王曰趙

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

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齎以兵遇趙於長平

補曰公孫起即白起史王齎非齎秦將有桓齎此恐訛舛

秦趙戰於長平趙補曰姚本此亡一都尉軍尉趙王

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名正曰姚

辭封入韓  
與漢書戰  
死長平不

孫鍾曰就利害分析

更無視帖

後漢曰絕淨絕勁亦

是戰國本

色而更死

之鍾鍊回

是言今有

寡人使卷甲而趨之

襲之也

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

發重使而為講

元從女從講求和也與講無異義而此書兩字互用今以御名並作講

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

秦制言聽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

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

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

趙使人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

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與從之也發鄭朱入

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秦秦已

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

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

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

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

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

講虞卿傳有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

趙而講元作媾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之圍非秦德趙而解也趙賴魏之力爾何事朝

秦而講以六城乎此策以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

長平破懼而賂之是也

張榜曰揣秦情如合符節

賈歌信陵

專射其虛

得此法

此說曰入言也巧

張榜曰兩子辨才相

當右鋒所到文彩艷

發直勁敵也微卿也

幾為緩所賣矣

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

讓曰此非下文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

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宮

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

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

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稱是人不今死而婦人

為死者十六人補曰正義云相室傳姆之類愚按檀弓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

云云與樓緩之言相出入辯士之言或過史及新序並作二人是上文八字乃人字之訛若是者

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

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

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

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

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

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

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

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

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

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

此飾說也  
王元有秦  
既解邯鄲  
之圍而趙  
王入朝使  
趙郝約事  
於秦割六  
縣而講二  
十四字脫  
簡在此史

以為喜

善此策實

止即鄭辭

事

又曰進

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

史云樓緩事正曰史云趙郝新序同止其勢必

無趙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

至猶及也虞卿言秦

力倦而歸謂秦力所及止

誠不

補

知秦力之所

元作不

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

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

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

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

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

趙嘗

親秦而復負之故秦攻

啓關通幣

元作

齊交韓魏使

交秦與韓魏等

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

不為秦所取

王之所以

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

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

補兩字補曰史此下復有虞卿字

曰樓緩言

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

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

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

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

元作

不至失

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

並音

我以六

元作

五

城收天

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

樓緩

張榜曰登

登生發利

孫鍾曰

又曰五城

駱秦尚有一城可守

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

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

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元作貴而挑秦禍也挑言禍自

我致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

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

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

言割不能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

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

故曰此餉說也王必勿與補曰據此餉說二字與前相應則文有亂脫無疑

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

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

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東橋今趙兵

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補補曰史有勝字者則必在於秦矣

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

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

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

子之為秦也為秦計深而趙危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

孫鑿曰強

張榜曰  
游軒翔

與秦易道  
若言勝在  
趙而不在  
秦也

與秦易道  
若言勝在  
趙而不在  
秦也

國策

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  
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  
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嘗爭得王六城并力而西  
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  
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趙與國與齊為三而與秦易道  
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王建與之謀秦虞卿  
未及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秦圍趙之邯鄲此九年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

秦止於蕩陰屬河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

和姓繁衍畢公高之後間入邯鄲微行因平原君謂

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

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今齊行閔王字今乃閔

王益弱正曰謂今之齊視閔王方今唯秦雄天下此

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

帝稱謚非當時語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

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

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

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

上  
逸者屢  
以各出清  
氣大驚  
驚曰又

國策

卷六

六三

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

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

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

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

東國謂齊補曰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

一本先生者而見之於將軍幸

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

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

矣泄言已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

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

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

元作孫鑿曰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補曰韓

若云周時隱者無子胤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其人介

然今眾人不知則為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才死為無

已今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

時所尊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

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不幸補曰正義云舊讀帝

過句謂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

孫鑿曰  
田消語  
頗控有勢

直說過

吳晉

紹者繼也

必因介以傳辭

泄言已

補曰韓  
詩外傳

秦制爵二十戰獲

所虜獲

過猶不幸補曰正義云舊讀帝



耳石作矣

孫鑄曰故

授禮部以

廷下論

張榜曰從

積之利不

入于心因

事及言切

國策

思按此句亦難通

過即過甚之義 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

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

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

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

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

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

秦稱帝之害將柰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

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

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

齊曰天崩地拆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

斲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嗟咨也而母婢也補卞正義云赴告也

今文作計索隱曰下席言其寢苦居廬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正義云而母婢罵烈王后也卒為

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

子固然固猶必其無足惟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

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

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

曰然則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

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補曰嘻句先生又

孫鑄曰則

國策

卷六

六古

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

者鬼侯徐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侯鄂屬江夏文王紂之三公也

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

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

之於牖甲之庫牖里在百日而欲令之死補曰姚本

孫儀曰欲令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

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策馬箠也補曰索隱云維

維子故晏子為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

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

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

鍵莞鑰也鍵其牡避納攝衽抱兒兒所視膳於堂下

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補曰一本天子已食退而魯

人投其籥籥鑰同關下牡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

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

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倍言背之去正

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設北面於

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

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

齊時強二國不納必見死則不得飯舍以珠玉實死

謂鄒補曰飯扶者口曰舍此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

果納今奏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

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使之大臣未如

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言無止之者正

不止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肯而

子其所謂賢補曰史無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

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

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

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

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

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

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

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

魯連壽魯連笑曰元作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

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

人也魯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

國

卷

三

孫鑛白

語解未解

去終未決

一細玩或亦

只是國小

禮不備意

又曰實利

等

秦則何預

而思軍

十里乎只

接適會公

子句甚好

唐順之曰

仲連亦遠

而用奇

國

卷

三

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

圖一卒不頓一戟

頓劍之頓

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

補曰一本有也字

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

益之地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

功

言初封時以公子耳

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

之右

補曰秦漢以前用右為為上如云位在廉頗右

而君為相國者以親也

補正曰故句史作親戚故也

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不以無功

之

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

感受封而國人計功也

補曰勝本無功向之受封也

也

親戚則無功受封國人則計功乃受賞輕重不倫也

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

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秦攻魏取寧邑

秦昭王十年拔寧魏地邑徐以為趙非也後志朝歌有寧鄉蓋秦圍邯鄲

魏信陵救之秦怒故解邯鄲而取寧此九年

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

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

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

柰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

也曰諒毅者

曰猶有

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

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

昭

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

孫鑄曰此是作波着

孫鑄曰此是作波着

賀敵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

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權

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

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

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

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

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

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

欲戰而言受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

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史注葉陽一作華陽

王之母弟則非戎矣葉不可作華補曰葉陽公子悝

涇陽公子市大事記謂范雎論四貴王弟二人曰高

陵曰涇陽獨無所謂葉陽者高陵或其別名又按趙

惠文王元年封公子勝平原君二十七年封趙豹為

平陽君魏公子傳稱勝為惠文王弟而豹無紀其為

王弟以策知之也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彼又

一趙豹歟不然則有外誤也大事記解題引此而大

止云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豈有所疑而剛之歟大

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噍於口

昭食也膳之可食者集韻噍也補曰噍未嘗不分

口簞反口有所銜也鳥獸頰貯食通作噍

於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

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刻

國策

卷之六

六

天天公同也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

做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

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殺曰做邑之君有母弟

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

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所使試使王使所使今使勿使之使如字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反之茅舉元作舉茅龍人為姚賈謂

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

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

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

魏之招元作招之補曰姚云劉點此二字皆作之招

謂皮相國趙相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據猶任建信趙幸臣

涉孟蓋為橫者與建信異趣故趙讐之補曰涉孟之讐四字未詳或言建信涉孟一人以其反自害

於趙故之讐然者何也補曰然者下章亦有以從為

有功也齊不從正曰建信君此從知從之無功建信

者補曰姚云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惡猶害也從有不

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為

無功則反助秦不則分齊齊雖不為從然則是強畢

與秦爭衡故助秦則分齊之地分其地則不能害秦則可

矣言建信圖強之計盡於此補曰謂不能害秦則可助秦攻魏怒齊之不從則合楚以分齊二策必居

國策

卷六

六九

兩友之劉  
俱作友  
之友

魏使齊而  
齊居禮之  
用此術也  
如作友之  
於義不順  
邪元作招

一焉則圖強之計畢於此矣建信春申從春申悼襄四年主從則約發議於此時也

無功而惡秦言楚趙合則雖未秦合元作齊秦見二見功有害秦之形

與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齊本不從建信今秦來合故助之攻魏以善之

故兩君者奚擇有功與補無功之為知哉兩齊趙也趙知據建

信而不知其不合楚不能成功齊不從建信而不知其合楚足以成功不知所擇也補曰之字疑當在無

功下正曰秦分齊齊亡魏語不可解疑有外誤當是分齊亡魏而衍秦齊二字蓋曰建信春申從則雖無

功而其勢可以惡秦此合楚趙之策也分齊亡魏則

有功而可以善秦此助秦之策也兩君指皮相國建

信君誠指建信君涉孟將何所擇於有功無功二者而為智哉

謂皮相國曰補曰章首姚魏殺呂遼魏臣秦所重者

間何異殺呂遺則呂為秦重者而衛兵兵句

其比陽屬南陽衛附秦者也故魏殺秦重衛為之亡

兵也兵秦兵也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趙元作危時

趙欲以封文信而不果正曰秦策所謂不果攻趙趙一本比作北

國是時秦以河間地封不韋秦策稱不韋欲攻趙以廣河間是也時趙方與諸侯合從欲收河間故言封

不文信不得志文信呂不韋也莊襄元年封此三晉

倍之憂也文信欲得河間必伐趙韓魏趙之與國故

疑信字今魏恥未滅言嘗分趙患又起患文文信之

憂大矣文信為三齊不從不從山三晉之心疑矣疑

國策卷六

孫鑠曰上元有分齊字則此作分齊寄通

孫鑠曰上元有分齊字則此作分齊寄通

不辯之辯  
不爲之爲  
燕深於短  
長之術者

之不憂大者不計而講講一本作構言趙必求和於  
可合如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凡講必  
趙無如急於成不待已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  
割蓋先講也趙近秦秦攻  
齊趙必俱亡矣此說欲趙以河間廣文  
信封也下有一章合此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  
虞卿曰爲人必語從爲爲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  
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  
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  
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

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平原君謂馮忌後稱外臣曰吾欲比伐上黨出兵攻

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補

即白起乘七勝之威趙勝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

前有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收之

餘衆收破軍之敝守邯鄲守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

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攻難而守者易也補曰姚本

下有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無然字者

今七敗之禍未覆而欲以罷罷音趙攻強燕是使弱

初辰翁曰  
漢之術者



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  
強秦以休兵之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  
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  
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

魏公子即下魏牟

游於秦且東

而辭應侯

東歸魏

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

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  
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  
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

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

得聞此

僕平原君自稱

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

曰敬諾

說張相國

蓋梁人相趙嘗懷梁而鄙趙者

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今趙

人多君

少多猶薄厚

君安能憎趙人而今趙人愛君乎夫

膠漆至黏也

補曰黏一本作黏女乙反周禮法黏也

而不能合遠鴻毛

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

舉鴻毛以見膠漆

則橫行

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

前漳滏

後志滏水在鄴

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

孫鑛曰一齊一秦正

見趙之強不必改

抑強秦

元作齊此言蘇秦從時也

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

正曰此不

可知為何時考之史自慎觀王四年齊敗魏趙觀津軍二事在武靈九年是後趙伐齊則有之惠文之世而不聞齊伐趙也所謂強齊當是指閔王蘇秦約從濱秦不久而解趙雖強非秦敵不得所欲亦大言耳然其抑強秦之言不能無輕重矣

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

不可復得歸也意者

相國以罪亡梁歟

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

君字誤正曰自相國稱君

又曰儒評駁固有能

是之後眾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又曰駁事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願反至坐

迎客面之有願則反

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王見客來也

因避

補曰

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

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

元作不知

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

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

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

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

之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

乃與幼艾

趙岐曰艾美好

且王之先帝

帝王者人君之尊稱此與稱秦孝公為先

王者駕犀首

之駕駮

以御馬喻也陳軫傳言衍與燕趙有故蓋衍雖相魏實趙任之為外

相也

而駮馬服以與

秦角逐角有鬪爭意

秦當時避元作其

孫鑄邑  
駮處在  
駕駮三  
字上

鋒今王憧憧

往來絕貌

不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

秦折王之轡也

輦車旁也以輦喻故云

或謂建信君

君下曰字

有君補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

所以事王者智也

葺趙人名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

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柰何曰並

驥而走者五里而能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

君令葺乘獨斷之車

不與之分治

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

今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

刺言探其

則葺之事有不言

者矣

所治者多不暇悉言於上

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

矣

不勝多事之任

建信君再拜命人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而

元作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

苦成常

元作帝未詳

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

公猶同補曰一本公作合

而獨以趙惡秦

言從者皆惡秦也而世獨言趙

何也魏殺呂遼

元作遺從

上而天下交之

天下惡秦秦重遼故殺遼而諸國交之然則秦惡魏深矣補曰交下當有

缺字即上章

今收河間

不封文信正曰不韋欲攻趙以廣河間趙欲收河間於

是與殺呂遼何以異

文信亦秦所重今不與也秦必惡趙

君唯飾

元作

虛懼秦偽文信侯

虛與之

猶且知之也

如是秦猶知其不善已况

收河間乎正曰一本侯作疾亦難通疑侯字當在文信下殺亂上文從偽字句意明

從而有功

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也

正曰君唯

飾虛偽謂合從之國虛偽難信若獨釋而不合則文信侯猶且知之也上言天下合從獨以趙惡秦故此

言文信侯知趙之不合猶可以免攻也補曰從昔于秦反

希寫

趙人

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

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

使為丞相官屬

爵五大夫

補曰秦武

王二年初置丞相秦爵五大夫第九劉昭曰軍吏也據此策則不特秦官趙亦有之戰國改置遞相效也

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

言已待之厚彼不宜無禮希寫

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

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

買賣之賈而謹司時司伺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

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主拘於羸里而武王羈

於王門項羽紀成臯北門注王門此事不經見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

白者旗名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

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脗

音介元作脗

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

用機以繫獸蹄而

孫鑛曰點

又曰其

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蹠獸足音煩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

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

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言王且以愛國

之故去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甲趙人曰夫秦之攻趙

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兵趙兵內應者蓋以鼓鐸為信必有大臣欲

衡者耳衡即橫王欲知其人且日贊羣臣而訪之贊自美其

事以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

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失七筋

異矣正曰大事記不驚故食不墮也愚謂墮祭食猶放下也見儀禮墮許規反無幾何告者

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伯之言齊舉兵擊燕

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

已合臣請要其敵兩國戰必有一疲而以兵邀擊之而地可多割自

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

實元作寶即下致地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窮猶

困也困於君臣必多以為臣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

孫敬曰名實亦可

又曰意奇說者

一作日

孫敬曰名實亦可

困也困於

君臣必多以為臣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

三

重猶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非若則

交有所偏者也言賣趙與諸國為私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

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王畏懼之必行其說補曰姚本

云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

取行於王者也孫鑠曰取行於王者也愚按此文為是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魏

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

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

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

其前可見矣言可見於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

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

魏自以無齊故重王趙得齊故今王無齊獨安能

無重天下猶四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

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

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

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禮曰能卑者才能卑下也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効地趙因賤趙莊齊明

為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効地今聞趙莊賤

張慙貴慙蓋敗從者齊必不効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

孫鑠曰取行於王者也愚按此文為是

致而逸但說帖少微

戰國上

戰國上

張榜曰一篇只用

幾語助變

換神駿如許史記最

長此法

卷六 三十七

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

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柱國楚官曰臣請為卿刺之客

若死客謂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疑其殺章建信君

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敵以

章故建信交建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為廬陵君孝成母弟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

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言吾以為重事者恐無燕秦也

對曰秦王昭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

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

吾非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

燕也行逐愛弟行所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

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交兩俛元作首

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未

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

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倍言背交淺而言深是

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

標兩權最  
是策士帝  
態

據錄曰二  
意兩解亦  
有悲此是  
文字作波  
處

國策

卷六

七

庸說也

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必師

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

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

席設

而廕庇桑

桑之能庇人者於下

取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于湯姓名未著

而受三公

姚氏云天下傳劉去傳字

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

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

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

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主也

補曰一

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

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

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

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

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

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

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

之法有所謂桑雍者

正曰桑中有蠹以膏液流於外如癰潰然姚云曾劉並作桑雍

同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

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

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曰偏補曰一本便辟左右之近

劉本郭  
懼之法郭  
懼者下  
大夫下  
也



者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說林訓月照天下食於蟾諸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 悼襄王

孝成子元年傳曰名優始皇三年丁巳

秦召春平侯

及平都皆趙人正曰徐廣引年表云大子從質秦歸正義云太子卽春平君也

因留之泄

元作世

鈞

秦人

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

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核意而遣之趙記二年有

### 幽王

韓襄子元年補曰名遷史作幽繆王始皇十二年丙寅

文信侯出走

始皇十年免相就國十二年徙蜀飲醜死

與司空馬

不韋吏也

之

趙

補曰與字疑衍

趙以爲守相

守假官也馬爲之

秦與甲而攻趙司

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

秦官屬少府

新錄曰

又曰只此

一句增許

多態

又曰送件

問固亦是

云但至七

亦亦竟太

矣

晉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

之戰設者無其事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

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

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

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

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

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非正為之猶秦王謂

也也正曰高注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

拔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秦雖說於得

之者秦而也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患於有守自救

秦受地而卻元作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

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趙亡則五國諸侯必懼懼而

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

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

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

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

以亡矣願卿更計更猶易補曰王之言是司空馬曰

臣少為秦刀筆謂為尚書也筆以書以官長而守小

札刀削其不當者

吏其官之長任之為吏未嘗為兵為猶治也臣元作

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與秦趙王不能將不用馬司

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

請猶乞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

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

王計而不元作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

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期年而亡若殺武

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

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惡王令人代使

聚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列曰將軍戰勝王觴

將軍將軍為壽於前上趙而捍七首刀名蓋其首如

以七首自衛如欲刺王然補曰姚木注捍七捍衛也誣其

劉一作捍捍兩手擊也單貫反七短劍也當死武安

君曰緜牧名補曰此因高注病鉤短劍如鉤正曰病

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起居問王起居也恐

懼死罪於前不敬者其罪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

上若不信緜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

榘榘就也蓋為木接手可以就地因以舉身也集纏

孫鑄曰此  
本固是  
渡淵鹿  
轉武安  
君更者  
該

國策

卷六

八

皆德也

孫卿曰述

臂短一波

又司事可

文曰如粉

劉作過

不

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

救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非賜死縮劍將

自誅縮當作縮集韻引也抽也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密中遇元作

曰姚氏云司馬門趨甚疾此言救之知禮也而史言救不受命捕得斬之

不知遷舍此何所聞而云乎補曰大事託救之恭如

此傳乃謂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攝得斬之非也使不

受命韓倉安得不數之豈非因廉頗出諂元作門也

諛別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桂以

自刺正目銜劍於口因桂以自刺驗其手之不能及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

此七年誅牧八年邯鄲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補

言之曰嗟嗟乎嗟亦司空馬又以謂元作司空馬逐

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司而亡國

國亡者補曰一本非無賢人不能用也三請為其為必為之為去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元作之李牧數

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

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

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史作聚補曰

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元作月王翦因急

擊王被趙殺趙軍

補日史  
作趙葱

虜趙王遷及其將顏寂遂

趙有  
夜傳



